

范忠宣公文集

七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二

祭郭宣徽文

元祐三年

三月

三月

惟公奮由武衛宣力王家 仁皇之朝杆城心旌日被
遇 英祖升贊樞機先帝經武緯文懷柔震疊中權
之任屬之於公西守南征海外有截敷詩閱禮想聞
卻穀之風振旅全師屢上充國之略退卧西洛于今
十年李廣數竒功業未究英公賞贖幕府多賢矧今
邊備尚嚴蠻落猶警思得名將以為長城公今云亡
豈不懷疚求其繼者實唯才難嗚呼昔我先公被公
戎行待以國士及余之世重以婚姻知公之深誰過
余者奠哭罔及寓哀此詞尚饗

祭曹沂王文

忠宣集卷十二

惟王以懿戚之重元舅之尊位高而貌愈恭爵隆而
志彌降謙溫和粹體之自然動作與居不蹈非禮出
殿藩服有民社之勞入奉燕朝無夙夜之懈善守富
貴克享康寧歷事四朝終始一節天不憖遺人之云
亡二聖惻嗟萬乘臨奠賻卹交道恩禮有加其嘗同
班聯實均休戚悵靈輻之首路痛永訣以終天聊陳
一觴以薦丹懇

祭蔡仲遠侍郎文

惟公稟性粹和受材明敏利不苟得義無苟進膺仕
熙朝出入忠蓋帝眷滋厚尹正天府雖云浩穰衆務
咸舉既代王言絲綸有序帥于邊方談笑尊趙夷畏
化莫予敢侮年踰耳順作貳卿列如何不恣處矣

宗哲嗚呼哀哉真莫持觴葬弗臨穴寄哀以辭傷哉
求訣

祭滕達道龍圖文

元祐五年二月

嗚呼達道英邁豪俊得于天資文章翰墨雄健而奇
甲科上第名動京師平步清塗上所眷知視草禁林
秉憲中司方圓不合出守一麾昔我先公樂育多賢
才傑盈門君實居先我之得友喬木是遷中間契闊
幾三十年比予易守君在晉陽交承道舊愈久彌光
留不忍去把酒盈觴別未經時遽承公喪笑言在耳
懷想痛傷嗚呼哀哉達道所蘊志在康濟道未大施
而遽殄瘁朝野共嗟親友垂涕唯有令名光顯後世
我守塞垣君歿京師棺斂弗親心往神馳聊伸一奠
以寓予悲嗚呼哀哉

祭楚正叔待制文

元祐五年二月

惟公立行修潔起家儒素伯仲登科鄉里嗟譽昔我
先公西帥延安公時從軍首薦才賢奮職計僚領塵
淮孺外按邦刑庶獄不冤將輸數路才業彌宣擢升
內閣歷守邊藩鎮靜有方兵戢民安知足早退琳宮
就閑太師潞公宴集耆英公游其間福壽康寧予薄
京西寔聯公職僚契相歡親仁飽德予守慶陽復承
公政舍儲豐盈亭障安靜予官西臺公亦懸車
既多詩酒相娛司馬溫公及諸名卿真率爲真不
邀迎伊闕溪山洛下名園朝遊夕賞聯轡
盛事人今尚傳季夏經途再登公堂公嬰嘉

可握手道舊笑言琅琅別未逾時遽聞公喪身不
往心徒悲傷遣奠千里終天弗忘尚饗

祭司馬公休文 元祐五年

惟君志意修立學行純固卓為碩儒與時際遇早登
金華繼述賢父兼職諫垣秉筆史氏思忠憂國心勞
形瘁先正之澤未及蒙享佐王之術未克大施曾不
中壽而遽長逝兩宮震動多士嗟咨伊予與君既親
且知為國惜賢彌劇傷悲嗚呼哀哉君嗣尚幼君室
少孳上恩殊特存歿有歸唯有令名萬世永垂遠致
薄奠心誠俱馳尚饗

祭范蜀公文

嘉祐之初 仁宗弗寧國嗣未建四方震驚羣公戚

德宣集卷一

二

憂寒心噤舌孰不畏禍相顧莫發公為諫官引義自
當國之憂危我以死嘗上章天子請選宗室擇賢而
儲時不可失疏入不報在旁股慄騰書大臣聞譬禍
福我擇死所違他是卹非常之為中外遑遑一進一
退瞻相低昂公心如山公語金石章十有七一意始
卒言不時孚卒以去職烈烈英考繼天而王嗚呼我
公寔發其祥熙寧之初有政有事有利有害譁然大
議孰不知之孰克言之匪言之艱而身孔危公曰我
責上書列陳如彼著龜協謀鬼神公言益切沮者益
至公曰我愧身用言廢遂請致仕沮者意行乘為謗
詆匪謗伊榮捨祿卧家繞六十餘孰不事君包羞以
居唯一大節人一有之足以不朽而公優為詞賦文

章爲學者師清淨恬和無有吝疵二聖急賢耆老咸
往起公于家公謝不至穆穆衆德獨公弗臨唯俾播
紳化我遐心國樂無章郊廟弗燕公之審音匪學自
天推折毫絲至于窮年將沒之歲以樂來上國有和
聲實治之象道德壽老孰與公鄰不卒用公憾有斯
人某憇拙晚奉公遊出處義同辱公我收于許于洛
燕歡徘徊一別不再門訃而哀一時老成零落山丘
豈唯交知邦國之憂寫哀斯文涕泗橫流尚饗

祭傅侍郎文

中書侍郎傅欽之
元祐七年正月

惟公敦大宏遠渾然德備天之生公乃國重器克難
于初厥後益艱正色直節人之所難治平廟議公在
諫職挺挺守經甘心竄謫間關遠宦曾未還朝一廢

皇朝集卷十二

四

十年樂道衡茅二聖當天公以彙升乃丞中憲百辟
是繩以道去就尚求補外肆舉大政位實超拜在帝
左右亦越再暮天下拭目望公有爲揚公素望章相
清德未及大施遽聞疾革嗚呼哀哉某辱公之知出
處頗同屯遭流落我則知公元祐進用公不我先位
高德薄愧在公前笑言從容睽離未幾秩秩德音今
則已矣臨奠莫及寓誠一觴公有典刑公則不亡尚
饗

祭張宣徽文

元祐七年
四月

嗚呼人生百年亦竟何有沒世昭昭是爲不朽唯公
之學包括古今發爲文章光耀百尋忠誠所蘊見之
對仲舒據經賈生流涕豈徒言之亦既有行載

載翔進參宰庭八則造騰嘉猷是進乃所自許致君
堯舜既退雖勇倦倦不忘感激切直屢形奏章二聖
臨御圖任唯舊謂宜來思胡奪之壽天不憖遺哲人
其逝梁木之摧孰將安倚其昔者取深遠遠積
年莫承教音今則已矣其恨何極以寓哀神庶昭
格

祭趙端明文尚

惟公以積學力行登進華要以宏才遠略揚歷方面
獷俗懷向王猷允塞方將贊舞干之美化隆戢兵之
高致廣帝王好生之德永廟社無疆之休天胡不相
亟奪其年志崇山丘遺恨何極某昔忝交承實敷契
好聞訃之初王事靡盬遽遷官守遽闕時序吊賻之
情闕然莫伸緘辭寓誠神式鑒茲尚饗

祭衛嶽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午責
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某謹稽首上啓南
嶽司天昭聖帝伏念臣幼承父訓長服朝紳從宦四
十五年歷官三十一任每願竭忠而報國常思懲惡
以安人然而賦性不明涉道未至智難周物事靡盡
情長郡邑則慮刑罰過中居臺諫則恐議論失當備
使寄則有按察不明而吏民受弊去帥權則有戰守
寡謀而畚漢罹殃及遭遇於兩宮遂叨塵於三事再
爲真相各僅彌年然而識昧幾微性資孱懦智及而
一不能守言出而躬不逮行致君之效蔑聞及物之

功蓋寡知難而退冒寵尚優負朝廷拔擢之私失士
民期望之意德薄祿厚恩三報輕積罪釁之浸深宜
舊殃之併至今蒙削除祿秩投竄遐方適當垂死之
年無復全生之望雙瞳矇眊百口流離同氣阻急難
之情病妻乖將養之便屯難已極憂懼未涯非人事
之可圖庶陰靈之或佑今若奔之貶所南邇靈宮是
敢直罄危誠仰干神造伏惟某神鎮奠南服司主南
方分持造化之權平施善惡之報伏望察其素志原
其本心無造作邪險之愆比日暗懦依違之咎特加矜
宥少追譴誅微軀早遂於生還病室速諧於痊愈兄
弟獲會合之樂子孫享平去之祥螻蟻之誠感靈是
託

告家廟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七月一日壬子嗣孫具位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四代尊靈伏念某前
者受國大恩輔政無狀流殃存歿獲譴幽明今則從
坐邦刑羞貽宗廟反身自咎泣血難追向以瑛孫三
公真臻四代而復祭從先志月設常羞今則遠竄遐
隔蓋際真俸官無封爵迹比縲囚自今顯考顯妣不
獲時祀謹自中元及將來元正寒食四節唯享
三代尚擬無田之薦聊伸追遠之誠所有祭器食品
勉從簡儉難守故儀月朔常羞亦不遑設止祭酒果
香茶又念某年逾掛冠身罹篤疾莫獲朝夕而視事
當傳嗣子以奉祠其止具野服使人扶持陪位伏望

靈降祐祖禡垂慈鑒此哀誠恕其往咎永保子孫
之祿弗虧薦享之儀慚懼之誠啓處無地

祭王職方文

惟君奮身經術潛心政事美績休聲聞於已試屈貳
邊藩民懷吏畏綱領衆務條目舉治歲方飢饉孳不
遑瘞杖蓄恤窮息實勞瘁憂職成疾逾日而逝仁者
不壽天理曷恃郡失賢僚孰不揮涕旅鄉東還川陸
迢遞酌觴告別痛徹肝肺冤芳有知鑒此誠意

墓誌

秘書丞許君墓誌

君諱勳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諱德恭終干華
州蒲城主簿遂爲蒲城人祖諱知岳父諱仁愿皆不

仕君少沈悟慨然思自奮勵以起其家讀書業文不
舍晝夜天禧三年舉進士擢高第爲原州軍事推官
再調邠州觀察推官移監鳳翔府太平宮歷興州軍
事推官隴州防禦判官權知天興縣又爲涇州觀察
推官凡五爲從事積十四考徒以無薦者不得遷而
君益以剛介自守亦不以人不已知爲愠孔子所謂
君子者乎其罷天興也嘗退居終南山下葬其三世
既而以林泉爲樂者凡五六年貧甚親友不堪其憂
以義勸之遂強起官丹陽時先文正自饒移潤適君
在幕中遂知其賢因暇日問之曰以君文行之高何
知者之少耶君對曰相知之道固未易也未嘗苟欲
人知故人亦不知蓋聞君子病乎無能不知非所病

文正公愛重嗟嘆之遂薦于朝改著作佐郎以不
喜史事求監鄧州固稅又移監西京稅之秘書丞監
高山崇福宮宮舊無監官文正公方在政府以居高
介之節不可勞以俗務故特奏置監官以處君而與
宦者不合罷去監鄆城縣稅年六十八言老于職得
以本官致仕文正公解賜帶以贈之今僕射富公亦
遺錢十萬遂買山居於箕穎之間慶曆丁未歲七月
一日以疾卒享年七十君疾中爲文二篇以示子孫
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嗚呼死生且不能累君之
心况名利邪娶武氏屯田員外郎驥之女治家有賢
淑稱二男長曰惟忠以君致仕恩累官爲德順軍判
官後君若干年而亡次日曰唯孝奉君之後以某生某

念堂集卷之十一

月日葬于潁陽縣醴泉鄉蓋祖里夫人武氏祔女一
人適屯田員外郎薛仲恪孫男三人宗述宗逸宗遠
孫女二人竝幼君性高潔而尚仁恕平居不妄言笑
尤精於鑒裁其爲文章必本仁義而以教化爲主有
文集十卷注文中子三卷藏于家嘗以所業投富公
公以爲黜邪輔正崇立經術得孟韓之所存噫以富
公之稱固可信其文矣以文正公之知固可信其行
矣葬既有期惟孝持君之行狀泣來請銘余以先公
所知不可辭而爲銘曰

臻乎原仕恬其進世不我知樂以自信金玉其堅
氣其芳潛英隱華久而迺彰位不克顯道則有餘
許君其君子儒

觀察支使劉君墓銘

君諱貽慶字天錫其先長安人曾王父諱著唐末時亂徙家金陵至王父諱元載仕僞唐爲刑部郎中開寶末江南平遂復歸京兆故令爲京兆萬年人父諱溥雍熙二年登進士第任益州觀察推官李順之亂死于難太宗嘉之錄其後賜君神童出身仍賜令名祥符中陝西轉運使句克儉表君爲耀州參軍以養親不就職後起爲同官縣主簿丁王父憂遂退居不樂仕進幾六年以季父之命彊起赴調爲筠州司戶亳州司法二掾歷海鹽二州錄事參軍遷武信軍節度推官移鳳翔府改靜難軍觀察支使秩滿至京師感疾而歸以皇祐五年八月五日終于家享年六十

有二君性厚重篤實居官以廉平得人心在武信聲績尤著罷官郡人多以金帛贖行君一無所受至有假以饋藥而遺金者君亦却之故當世賢公卿如天章沈公邈者十數人皆薦君于朝特用是遷官而君抱疾歸矣嗚呼命矣夫娶東平呂氏大理寺丞臯之女有賢行後君六年而終子五人景早亡方光常棠皆應進士舉爲鄉里善人女四人其二早亡一適文州錄事參軍溫宗顏一適清源王泰其子光將以熙寧二年二月六日葬君于萬年縣洪固鄉太王里夫人呂氏祔而以余先文正公守邠州君在幕中故求余銘銘曰行信于鄉能施于官出處無憾唯德之完位不克顯命也何言源深流長其在子孫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

書比部員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崔氏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其子光州定城縣令儀之官舍熙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舉夫人之喪葬于其所將葬夫

人之第象之狀夫人之行以求予銘象之余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采于崔因以爲氏積二十八世而至漢東萊侯業又二十三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遂分爲大小二族大崔之裔至唐尤盛冠于諸姓又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爲周兗州從事以慕容彥超之叛說以大義不聽而死周祖嘉之贈秘書監錄一子官爲殿直諱某累贈某官生工部侍郎諱某

以清德懿行顯于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之長女也少而賢惠爲父母所鍾愛年十九尚書聞比部君有俊譽遂以歸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皇姑福昌君以嚴鳴治內人不堪其勞而夫人奉順益謹諸姑方年少頗加譖訴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罄奩橐以資之有喪夫而歸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鹽櫛皆俾夫人爲之而未嘗有倦色及居喪哀毀動人有古孝婦之風歲時祭祀必親具薦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旣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復間爲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撫養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改封壽安晚年又以季妹爲相

國韓公元妃恩加冠帔時內外姻族多以華侈相尚
獨夫人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
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邪既寢疾謂諸子
曰吾其終乎吾所遺汝曹者清白孝謹而已無他物
也歛送之具悉使預備遂瞑目誦佛而逝享年七十
有二嗚呼幼爲淑女長爲賢婦其老也能盡爲母之
道其終也能順性命之理可謂德之全而人之難矣
子八人長曰偉池州軍事判官次即儀也皆廉直有
吏能次僎試將作監主簿次伾早卒次偕任偓佺皆
業文未仕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張瑛次適大理評
事張及孫次適應茂材異等科張績諸孫及曾孫十
人銘曰

夫人之德生與性俱孝于家庭以及舅姑古人之難
我獨有餘積善之報福慶以隆壽夭令子順理而終
納銘于壙以告無窮

許駕部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懷州河內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兵部
侍郎諱某之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同修起
居注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孫曾高而上世系所出我
先君文正公銘刑部公墓載之詳矣君以兵部公蔭
補試將作監主簿調潤州司法參軍用部使者薦監
婺州商稅丁兵部公憂起爲趙州軍事推官遷大理
寺丞知六名府朝城縣事改某官徙滄州鹽山提舉
滄濱棣州鹽稅遷某官又徙成都府郫縣遷比部員

部以帥漕交薦就知眉州事遷駕部員外郎秩滿
通判成都府以熙寧七年某月某日終于官享年六
十有一君爲人剛毅明恕事親至孝樂善好施仁於
宗族初仕在潤州已能守法不阿轉運使杜杞竒之
委兼它局至十數事益精婺州市征課久不登君主
之逾年增課二千萬嘗攝東陽令民以明鑑目君其
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賻皆避而不受在趙州有諧
其守將于上官者君力爲之辨不以僚吏自嫌事因
得解時人高其義安撫舊不薦部吏呂秦在鎮陽以
君有竒才特薦之自此安撫使始得舉吏晉建議廣
某州南關城後數年朝廷卒用君言有部使者干君
以私君守正不納使者雖怒而君清約無玷終不能

害朝城民喜爲盜由君善治而俗爲之變邑之徭役
素重且不均君爲節省而均之民得以安時議廢清
乎縣唯君議不當廢丞相文潞公爲尹喜居公正以
國士待之其治鹽山五年課增至萬萬邑屢逢河蓄
民逋租田課積及千萬久皆流亡責及齊人君上疏
極論其事詔爲蠲免綦沙河決君築堤五十九里以
障水患復鹽竈稅七百萬民田稅二百三十萬時滄
州治州城科邑民輸大木君白俾民改輸錢而官爲
市木省民費八千萬至於民間婚姻疾病皆爲立聘
等之數鑿藥之法州將李壽朋聞而嘆曰茲古人之
法也邠人侈於遊觀君至教以節用而亦不廢其俗
講募役之法君具以民之所欲爲陳之忤

二年宣行詔令皆能體公上之意而民獨晏如建二
堂繪兩漢循吏及歷代勤學之臣以爲長人者之規
昔兵部嘗從事於眉有德於其人及君去眉民遂畫
君父子像而祠之及歿成都尹趙公圻尤深嗟惜爲
之厚加賻贈君事上恭而不阿御下嚴而不苛事有
利於人雖難必爲於其私雖小必慎當世名公鉅儒
多喜其爲人而薦之于朝其所至必興庠序之教而
其考課皆爲第一然其位不大顯亦命矣夫著治縣
錄五卷藏于家凡四娶元妃昭德縣君梁氏丞相適
之猶子繼室延慶縣君趙氏仁壽縣君龐氏福昌縣
君滕氏七子長貴嘉祐六年中進士第方爲秀州推

官知蘇州崑山縣丞次鼎早卒奉世咸捐貲置田皆舉
進士六女其三適進士高徽鮑湜孫珏其一早亡二
人在室七孫秉均秉文秉章秉仁秉德秉禮秉彛諸
孫將以熙寧八年七月某日奉君之喪葬于兵部公
之墓次求銘於予予以先君文正公與兵部公皆祥
符八年進士少兄事君又君之在郾及遷眉守時予
方便蜀知君始終爲詳不可不銘銘曰

顯允許君良吏之師神明其政父母其慈歷官七邦
七肅民嬉爵不充德善人之治慶貽後昆在理則宜
之趾洪河之涓君之安宅萬年于茲陵谷有遷

李水部墓誌銘

李水部墓誌銘

君諱庠字彭年唐郇王其之裔今為京兆萬年人曾祖兵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諱其祖右諫議大夫贈司空諱其考右諫議贈兵部尚書諱其君天聖六年用尚書蔭補郊社齋郎為萬年主簿棄官就養起為耀州觀察推官丁尚書憂終喪為保平軍節度推官以母喪去職授洋州觀察推官稱疾不行鄭文肅公戩帥河東辟掌機事隨府罷改大理丞知藍田縣事又從涇原帥王公素之辟遷太平中舍久之分司西京用大臣薦起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宮遷殿中丞賜五品服加國子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會給事中王公舉元經略環慶復奏與軍機三辭不得免熙寧二年遂致仕以歸九年正月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君天資忠厚仁義罕言既言必思行之平居不妄喜愠對妻子常若賓客善睦族與從父昆弟居人不知其非同也家用有常節唯厚於賓客而男於周急待朋友以信義歿為營葬及畢其孤之嫁娶者甚眾故君之捐館友人多為之制服其處鄉里士子信而師之小人悅而化之尤長於吏事尚書在真定有疑獄試以語君君一言遂決尚書之令名君有勳焉初佐萬年為政必務空訟之原性恬於名利不喜仕進第以知己感激故三就戎幕時之賢公鉅儒多力薦之如相國韓公琦樞密使田公況章皆屢上言召試學士院而君辭不就趙元昊反君為兵賦陳古今禦戎之策甚備鄭文肅公以聞仁宗嘉納之在河

東白分諸將占地總兵使應機制敵各專其責藉戍兵以時更代人皆便之時錢法驟變市絕交易兵民數千喧訢于府府門閉不納兇勃者將倡以為亂君遽白尹曰衆忿難遏抑之懼生變請召而面諭所以尹從之衆遂退城中賴以安涇原歲飢主計者以乏軍儲不蠲民租守將爭不能得君請減邊兵就食內地租遂得蠲人服其通太平宮官號閑散而君恪職無倦曰不然何以疇俸廩耶時方飢省官之冗費以濟貧人所活甚衆環慶羌衆逼境四路都帥遣使促本道兵擊賊君請堅壁清野以困之可不煩興師帥用君言賊果去常贊諸帥宜嚴侵掠之禁薄俘馘之賞以絕貪功致寇之患且曰使夷狄之人知天子仁

愛之恩則心皆柔服其酋安能獨為亂哉此孟子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也故所至封守為寧嗚呼惜其志不大用於時戎夏不皆被澤也娶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孫封萬年縣君先君若干年而亡其子燾高陵縣主簿一女適進士翟彥通燾將以其年夏四月葬君于萬年縣洪固鄉少陵原尚書之墓次以予與君為友壻知君為深俾為之銘義不得辭銘曰道足乎已仕不必顯行信於人唯言之踐彭年之德化自閨閫閭里所資仁規義準三佐邊幕夷漢為寧家邦必達宣父則稱生不愧古名不欺後年幾縱心葬從先阜君可以為無憾人尚嗟其不偶閱銘辭于幽堂庶貽芳于永久

范府君墓誌銘

石諱純誠字子明汝南范文正公族兄之子也五世
 祖唐麗水縣丞諱隋之子曰太保諱夢齡即文正公
 之曾祖也太保有子五人第三子曰杭州餘杭令
 諱光謨生同州朝邑尉諱埴朝邑府君生蘇州長洲
 縣尉諱均即君之考也君九歲而孤事太夫人孫氏
 居于河南偃師縣孝謹俊辯有成人之風文正公見
 而竒之未冠丁太夫人憂其弟純貺方在童幼君撫
 育勞悴情均怙恃皆嗟其友愛文正公自西師替機
 務道由偃師遂携而教養之及長才性通敏勤於
 史奏補太廟齋郎為娶同年兵部郎中朱公實之女

無宣集卷十三

一

孫為婦留居左右皇祐二年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州
 以贍族人謂君曰非汝莫辦吾事乃奏以為長洲
 縣尉俾法以貽永久長洲先有羣盜名聞于朝
 君至獲其黨有為君從者輒釋之故賞典弗及曰殺人
 遷官非吾心也嘉祐初大旱請通烏溪水東流以溉
 民田至今人以為利上官才之用三司薦監衡州菱
 源銀場惠工整弊歲課增羨以某年月日卒于官臨
 終神意不亂享年三十有四子三人時尚幼曰正倫
 正辭正邦朱夫人諛其喪北歸守義訓子今皆有文
 而舉進士君為人慷慨多能曉達吏治善睦宗族尤
 好鄉人之急以此所至有稱而鄉黨宗族多愛信之
 然其享年不永竟有施於世正倫以某年月日

君於河南縣萬山文正公墓之址而文正公

某銘其壙曰
上會之後我祖相唐嚴水四世文正迺昌振振英源
惠于孩提教誨飲食文正之慈既仕而才將翼吾宗
未究所蘊甫壯而終有源者流有本者繁不享于躬
其在後昆

蔡贊善墓誌銘

君諱漸字進之 仁宗朝參知政事文忠公之猶子
也其先世系昔我先君文正公誌文忠公之墓詳矣
君之曾祖諱某贈太傅祖諱某贈太師中書令父諱
某以君伯仲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君用文忠公蔭補
守秘書省校書郎五遷至太子右贊善善大夫初監充

忠宣公集卷十三

二

州稅丁母子夫人憂服除監鄆州鹽稅歷瀛州監酒
開封府長史縣稅知婺州金華縣事君廉平有守臨
事不爲苟簡故所至有能聲雖當煩劇嘗裕如也上
官高其才事多倚辦婺治金華而爲劇邑君能發歛
撫弱豪猾屏息初至獄有數歲不決者君立爲辨明
邑以大治嘉祐二年大水浸州城君身率夫工晝夜
保護城得以完未幾得疾即棄官求醫至錢塘而卒
享年三十有九君事親至孝尚義好施與人交久而
益親娶李氏後君二十四年卒一男諱舉進士一女
適奉議郎知青州博興縣事裴綸其子將舉君與夫
人之葬葬于穎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文忠公之墓
於君求銘于余而爲之銘曰

維門之慶維才之令亦施有政所稟則厚所有則富
不畀之壽真山之原葬從其先以歸其全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公諱道字叔達其先館陶人後遷京兆復徙河南今
為河南人曾祖諱溫故任左補闕贈工部尚書祖諱
必任起居郎直昭文館越王府記室參軍贈光祿卿
父諱緯任殿中丞通判撫州贈尚書右僕射公少孤
事母彭城郡太君及兄太監以孝第聞而力學自立
應韜略詔中選補郊社齋郎調興州順政縣主簿旋
登進士甲科為益州節度推官與弟迪同榜太監公
題其學室曰雙桂堂累遷秘書省著作郎句當御廚
改殿中丞丁內艱服除監楚州鹽城縣都監倉累遷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原州改都官 美宗登極遷

職方賜五品服轉屯田郎中以勞降州上即位改都

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就差都大管勾廣齊

河句催輦運改司封郎中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歷

知晉邠二州以太監公捐館於洛迪坐三司火免官

手足憂患不欲遠適請官京西以便其私除都大提

舉三門白波輦運入為開封府推官求補外再除三

門又請提舉鳳翔府太平宮起知同州會改官制為

朝請大夫以年高倦于民政遂請開職得提舉西京

崇福宮元豐六年五月丁酉終於洛之歸仁坊私第

享年七十公性寬厚篤於慈愛仲兄早世養其孤如

已子居官簡嚴職務皆有條理想於用刑故所至人

樂其政去而思之在益州攝犀浦令民有訴其子之不逞者使其父先笞之苦楚已至然後懲以輕法其子遂改過盡孝父語人曰吾有此子若宋君之賜也在監城詳究監法利病歲課增損指其姦弊為鹽政要錄一篇上之三司多行其說時包孝肅公方主計舉公糴麥於太倉纔一月登三十萬斛有詔褒公之嘗上五事一曰遣使觀風俗以察守令能否二曰復武臣提點刑獄以觀人才且使舉其類三曰復茶法以資國財四曰責官吏恤民憂以固邦本五曰增置沿邊弓箭手以省戍兵事多施行公在原州及歸朝凡五上言請倣古民兵之法籍編丁蠲其稅無費縣官而習山川之便可得戰士二十萬至 英宗朝遣

使陝西籍民為義勇略如公策焉又上言屬羌酋長久不捕漢官部族滋多而統領者心不一倉卒恐為賊用詔公與經略使議其事凡公所建置皆從之又州城近賊境而虞備巨弛及密分樓櫓所占而籍居人之附近者十家為保平時則主火備有寇則使登城以守民亦未嘗知也公白 仁宗時遣上登極屢言邊事會朝廷輔臣宣撫陝西謀取朔方數地迺詔公登對將使赴宣撫司議事及上問西事公曰師出倉卒非萬全計遂罷公行公在福建福之民林氏自刃死吏疑其妹殺之已証服將寘極法公面伸其枉而釋之治獄者皆抵罪衆服公之明在邠遇歲飢有司發倉粟賑民而拘以常數公請計口給食當為

隋朝廷從之所活者甚衆在同會出師西討調發極
急公夙夜盡瘁事無愆素而不答一人時民憚隨軍
輸糧雖直十倍無肯行者公下令聽以一畜代一夫
人皆便之既行諸郡多如公法同卒有戍邊而逃歸
者伏不敢出或聚而為盜民不安其居公親出城遣
其父母妻子招之使復其舊旬浹間得四百餘人以
具事上聞於是詔諸郡皆如同州一路迺安公號居
洛陽與名公賢士大夫遊善為歌詩玩釋老書其燕
居泊如也夫人李氏封福昌縣君子四人長曰子開
早卒次曰子直舉進士次曰子明號州司理參軍次
曰子堅真定府法曹參軍孫三人元亨郊社齋即次
曰元才元衡孫女二人諸孤將以其年七月壬申葬
公美且焉刻銘幽堂以永其傳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

公諱景初字師厚謝氏本姜姓世為陽夏人其子孫
顯於江左公之先出於江左之謝十世祖賓始居河
南緄氏六世祖希圖因官家吳越葬錢塘遂為錢塘
人自君之考陽夏公始葬鄧今為鄧人曾祖諱崇禮
寧軍節度掌書記贈尚書禮部郎祖諱濤太子詹
事留公贈禮部尚書陽夏公諱絳尚書兵部員外
郎留司徒公以陳留公蔭為太廟齋郎再蔭試

將作監主簿陳留公遺表恩為守主簿初監蘇州
鹽務不赴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公事中進士甲科
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
判秀州汾州唐州海州湖北轉運判官成都府路提
刑獄為然者所証坐免司封都官郎中文坐舉官
免屯田郎中復除職方員外郎以病求分司西京權
通判許州不赴改權通判襄州復屯田郎中會改官
制遷朝散大夫以卒累勲上柱國公少奇俊七歲能
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詳解無滯陳留公語陽
夏公曰此兒必大吾門時陽夏公通判河南歐陽文
忠公梅聖俞見公所為文相顧而驚持以示留守錢
文僖公文僖公歎曰真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然有

聲群公共稱之翰林學士胥公偃一見公異之許妻
以女丁陽夏公憂陽夏公調急宗族之無依者幾百
口及捐館家無貲公撫給孤遺如陽夏公之存有田
在蘇杭歲入千斛悉留以給宗族之在南者在武勝
時賊張海擾京西屢敗縣邑而州無城與兵州官或
稱疾避事或疲老去群公兼衆職不勞而治是時朝
廷憂賊使者旁午號令肆出人益勞擾公上書乞擇
用守令精選使人寬脅從以購首惡皆中時病朝廷
始建北京公作魏誥以獻士大夫爭傳寫李邯鄲公
以文名天下深稱重之公登科時宋元獻公較殿試
尚以不得寘公第一為恨餘姚濱海民喜盜煮鹽利
厚而法不能禁公明立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盜

課羨於常歲文為塘所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荆公王介甫寧明之鄞縣知樞密院韓玉汝宰杭之錢塘公弟師直宰越之會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四邑為法馭士孫侔為文以紀之河東和糴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糧民既輸而有司踰年不異其直民以為病公在邠州上疏極言其弊至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時州群敢輒羈置罪人公上言乞加禁止於法當坐者亦限以歲年而釋之又言群接京東多寇攘而海路通夷貊宜增戍兵以戒不虞治平中京師大水朝廷求直言公上章極言得失其辭見於文集公在湖北吏有以公曰租勞人致于他群而求善價者法雖無禁公移文喻之以革其心因請立以為

法每歲五月下詔恤刑獨不及轉運司公以職兼刑賞乞預賜詔契寧初河北大水公上疏言苗異之所致且緩郊禮大忤建議者蜀以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專決公數上言此當奏讞于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立以為天下法是歲劔門減配隸出關罪人之半鈐轄司措置邊事多不關提刑司公亦論正之永康軍嘉州連接巖徼公請舉攝守臣成都路公田有無不均公請之以息貪競朝廷從之屬縣尉位有皆以入貲流外得官者不能為政公因奏請縣唯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員初行苗役之法甚撻屬邑宰為之使而尊其事公上言遠人樂安靜願罷使勿遽及使至公諳其為人因裁抑其過當使者遂怨公

誣公燕飲事上之執政乃公向所許者因入其言
置詔獄公耻於對吏乃自引咎及坐免公逍遙里中
杜門讀書未嘗以譴謫為戚築室郊外時遊息其中
每嘆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非乎因自號
今是翁為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
元厚之與近臣十人雪公罪于朝馮當世守成都還
知樞密院又訟公冤及除襄州公不得已之官多以
病卧家大水州城發沒公嘆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
疾以出禁提捍水城卒獲宗公既少有才名天下之
聞風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俯仰遇事明銳勇於敢為
獎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該詳練本朝典故
宋次道最為博洽每嘆以為弗如為文簡重雄深出

忠宣集卷十三

言落筆皆有章采若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為詩
梅聖俞與公少長相陪而為酬唱之友晏元獻公封
正獻公先君丈正公皆器待之與之議論不敢以年
少之公與人交始終不渝窮悴者顧之益勤雖貴顯
至於是非不少借也與歐陽文忠公劉原甫尤相善
參知政事胡武平最重之屢薦于朝士人多從學公
教人以明義理為本而重尚氣節不妄許與故特立
寡合平居罕笑語夫婦相待如賓幼喪母真定郡夏
侯太君事繼母丹陽郡高太君至孝與兄弟深相友
愛上之登極當遣子進奉而例得補官公舍子而畀
甥李祐公自襄還鄧屬疾即戒在起治事而妻子
不知自疾至終語言情思如平常元豐七年四月

乙酉享年六十有五妻蘭陵縣君胥氏翰林之女子
山人懷知海州懷仁縣悟郢州長壽主簿隄蔡州汝
陽主簿悱假承務郎女四人長早夭次適湖州烏程
主簿胥茂謀次適宣德郎黃庭堅皆先公而亡幼未
嫁孫四人元魯基一未名孫女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鄧州穰縣五龍山陽夏
公之墓次使以狀來請銘銘曰

申邑于謝氏自南國以及于公世有顯德英才異稟
敏學博聞百代典制心羅口陳爰自宰邑以暨出使
落落任職坦坦由義衆所畏縮公勇無難卒因子仇
公則不患公之所有百未一試贖蘊而終志士揮涕
葬於穰郊陽夏是從刻辭幽宥以詒無窮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林侯墓誌銘

侯諱廣字公遠其先莒人後徙萊州之膠水遂爲膠
水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終龍衛副指揮
使以侯貴贈左領軍衛大將軍侯少以材勇隸捧日
軍擢補殿前指揮使爲再任行門治平三年

英宗臨軒闕試武士以挽疆授內殿崇班充秦鳳路
教押軍隊徙環慶路經略使蔡公挺奏充管勾東路
都巡檢司軍馬而賊大舉寇邊侯駐大順城諒祚
精銳攻城侯開門逆戰伏弩中諒祚歸未及其國而
死以功遷內殿承制四年今天子即位以恩遷供奉
庫副使是冬率兵破華陽寨熙寧元年徙北路建
使三年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利本道命侯將兵

侯適身開城出賊後諭其衆以逆順衆多侯之
卒皆投兵爭聽命於是已有亂兵三百餘人出城去
侯曰謂曰亂者避矣爾曹本非同惡且事我以能聽
我不唯得活遂各有功不然死無救請先殺我因披
腹示之衆感侯誠皆泣涕羅拜曰唯公令侯收集得
百餘人入其營坐軍校廳事激勵約束授以兵器令
反攻城下兵城下兵潰擒戮皆盡北城遂平亂兵三
百餘人既前走侯復領兵追至右門山與賊遇未及
擊侯語賊曰速降尚可全賊不聽方夜侯先約兩將
扼其走路侯自後縱兵擊之賊追遠方詣兩將降至
謂曰爾不從吾言今窘急就死非降也傳至朝天驛
一夕皆斬之遷崇儀使五年改六宅使六年詔乘

詣闕既對上語曰金湯石門卿功爲多所以慰獎之
甚厚還任未幾望本路兵馬鈐轄移鄜延路環慶經
略使楚公表請留之七年詔以本道兵二千五百人
策應熙河攻踏白城斬首五百餘級遷皇城使果州
刺史攻討洮州蕃賊斬首三百餘級加帶御器械權
發遣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伐交趾侯再表乞自
効有旨令侯詣闕上諭曰南方卑濕聞卿數苦足疾
且西邊開拓不可乏人侯不敢復請時僕經略環慶
奏乞還侯元豐元年詔以侯再任就除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有言昔年劉平因救隣道
戰歿自今宜罷鄰路兵相應援侯以謂諸路同力蓋
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路而隣道不救雖

深入牽制賊勢遂破十二盤多如大原詐娘四寨遷
西京左藏庫副使開淘印州賊堡兵數萬來侵倭率
所部奮擊斬獲甚衆遷左藏庫副使七月攻白豹城
賊敗不敢守遁去又與大順燕原兵各取便道入賊
境兩軍失期不會侯以孤軍深入遇賊數千人戰敗
之因擊至金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歸
夜過洛河有賊來襲侯揚聲令軍中選彊弩數百列
岍側待賊實卷甲疾行賊聞疑不敢渡是月以兵護
監軍行邊至懷安鎮還將及烏雞川遽率衆由間道
華山行道遇屬羌以路險遠告侯不聽衆莫測其意
後果聞賊伏烏雞川及聞侯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
屬羌來告者蓋亦賊謀也軍吏皆悅服賊既不得侯

忠宣集卷十三

十

乃益兵攻柔遠初柔遠外城處屬羌賊攻外城急屬
羌夜以老幼求入保內城諸將議屬羌反覆不可信
勿納之虞有他變侯曰屬羌爲我藩籬久矣乃吾民
也今有急棄而不恤後且不復爲我用矣遂納之卒
無他虞賊初圍城侯預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
無輒擾已而果有謀發大於蒿場城中寂然賊計遂
不得行翌日賊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攻城衆恟懼
侯被甲引兵開它門示將出奪其馬賊去城救馬侯
復入遂得益修守備因募屬羌敢死者夜縋城下潛
攻賊營賊數不利迺引去遷禮賓使韓丞相宣撫陝
西奏充環慶路將領駐慶州邠寧土番兵據慶州北
城以叛侯守南城自樓上望賊衆進退遷

古名將亦無能爲也平之陷賊非援救之罪也乃拔
韋力言卒得不廢二年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四年遷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先是瀘南蠻寇邊殺
戎瀘將王宣等朝廷命涇原總管韓存寶討之旣而
存寶以逗撓不進誅詔侯詣軍伐之侯至乃講兵三
萬合二十將爲前後軍又以壯怯分人材爲三等日
遣諸將分營隸習擊牛享軍士皆樂戰威聲大振勅
蠻酋乞第世爲歸徠州刺史及叛天子赫然欲必致
之侯遣人至賊所諭禍福及求前王宣時所亡卒賊
懼歸陷卒七人送書乞降而身不至侯迺決策深入
於是厚齎金帛行間西南番雜其支黨使相捕擊未
幾舊管諸夷長盜隴州及生夷思義晏州等族

皆內屬冬十月大軍啓行陳師徒於瀘江之湄侯率
將吏東鄉再拜誓以滅賊報國衆皆感激爭奮旣行
以所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等在軍復令其次諸酋
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諸夷畏恐不敢輒息以是入
夷境雖險遠而無寇鈔之患始軍有三道可進自納
溪移勞口至江門則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埧則回
遠而夷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或兵拒險而大軍實
趨樂共賊兵不能支賊皆遁逸侯乃分兵繞行席帽
溪掩江門後破賊隘降其千鐵姓始其亦並部於是
江門樂共兩道水陸運通糧饋不絕王師次落介綱
山西南番酋帥率其部族降者相繼落梵山河餘
地部相率守三隘以拒官軍侯遣將攻之戰未克

侯從亦進軍中有呼都使來士卒皆殊死鬪又分兵出賊背賊驚三隘不守大破之斬首二十餘級十二月王師次落婆遠乞弟遣人詣軍門貢馬請命明日乞弟擁千餘人稱降侯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弟猶豫不肯前侯度其偽即發伏擊之賊奔潰斬乞弟弟叔酋豪二十八人首三百級獲馬及鎧仗甚衆餘黨散走縱兵追擊抵歸徠州擣其巢穴窮盡賊境遂班師於是築樂共江門大洲鎮溪梅嶺五城寨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蕃羅氏鬼主鋪永西南石門君長等皆願輸貢職捷書聞天子嘉其功在道遷馬軍都虞候衛州防禦使又詔速上將功狀會四邊用兵侯復上章請覲面陳方略詔許之既至

天子遣使者就第撫問及入見深言邊防利害及攻守之策上皆嘉納於是環慶方宿重兵即遣侯舊任行至閩鄉以疾終于驛舍享年四十八上聞計惻然遣中貴人往護喪事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侯河南康河南縣北邙山宣武村之原夫人曹氏德陽縣君生子三人琬琪皆三班奉職女一人早亡縣孫一人舜卿尚幼侯少慷慨有大志初不知書年過三十方從儒生文士諮所宜學遂通左氏春秋能臧否古今將帥用兵成敗得失為將持重長於料敵善御衆士卒樂為其用凡軍中之事必與衆共議而取其長聽受不疑及成功則推以歸之故雖文士亦樂與侯共事而為之謀還自瀘南以不能獲元惡即上表

林侯上缺桓三字
明復元本云避欽
廟諱欽廟者宋
欽宗也可見明復
元天曆本亦從宋
本出也

待罪及陞見復面陳奉使無狀不能副朝廷興師伐
罪之意唯上稟宸算下資眾力故得不致敗事其言
嘗閔存寶之難而未嘗及其失士大夫以此多之常
撰陣法其變易分合疾速周密邊地或推行焉又為
隊號法每於行師於衣幟人自為別置陣之際於行
列速就又撰行軍約束百餘條皆列上之輕財樂施
徇公寘私臨終猶以得死于邊陲為恨僕帥環慶侯
為副僕嘗以其能薦于朝今其孤以銘文見屬故不
得辭銘曰

將以武用難乎知權有謀有勇其材為全二字避欽廟諱林侯
奮迹自邊握兵制敵圖勝於先獠夷叛吏大將無功
命侯往伐取彼頑兇近師瀘江萬里折衝 逆撫順

忠宣集卷十三

十四

皇威

以疾萎天子隱悼多士

嗟咨

納銘幽宮以諗終古

此集十二卷末葉十三卷末兩葉均缺今依明嘉
靖閣覆元天曆本鈔補益臻完善矣

己未五月行謹識

范忠宣公文集卷第十三

